

布朗语“月亮”义词的地理分布 及构词特点*

陈 娥

[提要] “月亮”义词是人类语言中的基本词或核心词。本文运用地理语言学的理论方法,基于布朗语 36 个点的语料绘制了现代布朗语各方言“月亮”义词的词形分布图,并对其词形与构词特点进行分析和解释。就词形而言,布朗语“月亮”义词主要分为 khiŋ⁵³ 系、nyn³³ 系、vaŋ⁵⁵vaŋ⁵⁵ 系等类别,其差异与构词语素的来源、构词理据(如月亮的形状、亮度、颜色等)有关。从构词语素的来源看,“月亮”的构词语素包括固有语素、借自傣语的语素和借自汉语的语素,形成“固有+固有”“借傣+借傣”“借傣+借汉”“借汉+借汉”等类型的“月亮”义词。从构词手段看,有重叠、派生、复合、类推等。

[关键词] 布朗语方言 “月亮” 地理语言学

一 引 言

布朗语属于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前贤把布朗语分为两个方言,如李道勇(1984)分为布朗和阿佤方言,颜其香、周植志(2012:147)分为布朗和乌方言。笔者 2017—2022 年系统地调查了中国境内的 36 个布朗语语言点,将布朗语分为乌、拉瓦、布朗三个方言。其中,乌方言主要分布于云南省保山市施甸县、临沧市永德县;布朗方言主要分布于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南部;拉瓦方言主要分布在乌方言和布朗方言之间的地带,包括临沧市的耿马县、双江县,普洱市的景谷县、墨江县、澜沧县,以及西双版纳州的北部。三大方言呈 A-B-C 分布模式,具体分布地点如下图 1 所示。这三个方言处于不同的发展演变阶段,因此相互之间差异很大,无法直接交流。

地理语言学在语言和方言历史比较研究中的作用已得到了学界的公认。王文胜(2005),岩田礼(2009:68),黄绮烨(2016),鄢卓、曾晓渝(2019),王文敏(2020),周国炎、王跃杭(2020),何冬梅(2024)等运用地理语言学理论和方法研究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通过展示同一个语言不同方言的共时特征,揭示某一语言现象演变的过程与机制。本文拟运用地理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通过布朗语“月亮”义词共时形式的考察以及跨语言的比较,对“月亮”义词的词形及历史来源、构词理据、构词语素、构词手段等进行描写分析,并使用语言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国家通用语言教育助推西南边境地区乡村振兴成效调查研究(22BMZ134)”、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西部和边疆项目“布朗语濒危方言景谷芒旺话调查记录与研究(21XJA740005)”阶段性成果。感谢张振兴、戴庆厦、周国炎三位老师及匿名审稿专家的宝贵意见和建议。

地图展示其语言特征的地理分布。本文对布朗语“月亮”义词的地理分布与历史来源的研究，将为地理语言学研究提供一个实际例证。



图 1 布朗语方言分布图^①

二 “月亮”义词的词形分类及地理分布

布朗语“月亮”义词在各方言中的形式复杂多样。36 个点“月亮”义词具体如表 1 所示（“/”表示该点有两种发音）：

表 1 布朗语方言“月亮”的词形

忙蚌	旧苦	令地	关双	芒洪	芒糯
(ŋ)ghiar ⁵³ / ŋai ⁵⁵ ghiar ⁵³	ŋgial ³⁵	ŋkhir ⁵³	khi? ⁵³	khi? ⁵³	khiu ⁵⁵
昆罕	哈寨	挖墨	好龙	大中	南东
kh/xia ³⁵	(n)dzho ⁵³	tehi ⁵³	tehi ⁵³	tehy ³⁵	zaŋ ³³ khi ³⁵

^① 本文地图的审图号均为“云 S(2025)5 号”。同言线 1 把乌方言和拉瓦方言分开，同言线 2 把拉瓦方言和布朗方言分开。

曼夕	曼迈兑	曼峨	章家	章朗	大寨
ʒaŋ ³³ tehi ²⁴⁵	ʒaŋ ³³ tehe ⁴⁵	khaŋ ³¹ khi ²³⁵	xaŋ ⁴⁵ khi ⁴⁵ paŋ ⁴⁵	xaŋ ³¹ tehi ²³⁵	pat ⁵³ tehe ³¹
石门	甘塘	落阿洼	曼老	旺东	打滚
pa ⁵³ tehe ³¹	pat ³³ ʈhə ³⁵	pa ³¹ tehe ³³ / pa ³¹ paŋ ³³ lai ⁵³	maŋ ³³ gə ³³ / pa ³³ pa ³³ lian ⁵⁵	maŋ ³³ gə ³³	maŋ ³³ gə ³³
班等	帕点	帕冷	结良	忙平	梁子
nɳŋ ³³ leŋ ⁴⁴²	nuŋ ³³ leŋ ³¹	nɳn ³³ leŋ ³¹	nɳn ³³ lian ³¹ / nɳn ³³ leŋ ³¹	vaŋ ⁵⁵ vaŋ ⁵⁵ / pa ⁵³ ʈhə ³³	lian ⁵⁵ pa ³³ pa ³³
邦协	勐冈	忙嘎	芒萨	东老	南直
ntshə ⁵⁵ mo ³³	mu ⁵³ thiau ³⁵	muŋ ⁵⁵ muŋ ⁵⁵	kəŋ ⁵⁵ mək ⁵⁵	keŋ ³³ mək ³⁵	ləŋ ⁵³

根据区别意义语素的语音形式，布朗语“月亮”义词可分为 A、B、C、D 四个类别。各类情况如下：

A 为 khi²⁵³①系，指以 khi²⁵³“月”或其变体为成词或构词语素的词语。A 类的语音形式最复杂，可分为 A1、A2、A3、A4 四个次类，每类下面还可再分为若干小类。具体如下：

A1 次类是以单音节语素 khi²⁵³为词形基础构成的。下面还可分为 7 个小类：A1-1 (ŋ)ghiar⁵³/ŋai⁵⁵ghiar⁵³、A1-2 ŋgial³⁵、A1-3 ŋkhir⁵³、A1-4 khi²⁵³、A1-5 kh/xia³⁵、A1-6 (n)ɖhə⁵³、A1-7 tɕhie⁵³；

A2 次类是由 ʒaŋ³³“牙”与 khi²⁵³“月”构成的合成词。下面还可分为 3 个小类：A2-1 ʒaŋ³³khi³⁵、A2-2 khaŋ³¹khi²³⁵、A2-3 xaŋ⁴⁵khi⁴⁵paŋ⁴⁵；

A3 次类是由 pat⁵³“亮”与 khi²³³“月”的变体构成的合成词。下面还可分为两个小类：A3-1 pat⁵³tehe³¹、A3-2 pat³³ʈhə³⁵；

A4 次类是由 maŋ³³“月”与 khi²⁵³“月”的变体构成的合成词 maŋ³³gə³³。

从地理分布来看，A 系主要分布在布朗语分布地区的北部和中部，36 个点中有 25 个点属于这一类型，占 69.4%。因此，A 系是 4 大类中分布区域最广、出现频率最高的一个类别。

B 为 nɳn³³系，指由借自傣语的 nɳn³³“月”与其他语素构成的合成词。B 系下面还可分为两个类别：B1 nɳn³³leŋ³¹、B2 nɳn³³lian³¹。B 系主要分布在布朗方言的班等、帕点、帕冷、结良 4 个点。

C 为 vaŋ⁵⁵系，该系都是由借自汉语的语素构成的，包括由借自汉语的 vaŋ⁵⁵“弯”或借自汉语的 lian⁵⁵“亮”构成的合成词。C 系下面可分为 C1 vaŋ⁵⁵vaŋ⁵⁵、C2 lian⁵⁵pa³³pa³³/pa³³pa³³lian⁵⁵两个类别。C 系主要分布在乌方言的忙平、拉瓦方言的梁子和曼老。

D 为<其他>系，指 A、B、C 系以外的“月亮”义词。D 系可下分为 D1 ntshə⁵⁵mo³³、D2 mu⁵³thiau³⁵、D3 muŋ⁵⁵muŋ⁵⁵、D4 kəŋ⁵⁵/keŋ³³mək⁵⁵、D5 ləŋ⁵³五个类别。D 系主要分布在拉瓦方言的芒萨、东老、邦协、南直、勐冈五个点。

布朗族属于人口较少民族，只有约 12 万人口，主要分布在云南省的四个市州，分布相对

① 各类只取代表词形。比如 A 系，因为舌根清音声母 kh 和 53 调出现的频率最高，所以选 khi²⁵³为代表形式。

集中。布朗语常用词“月亮”的词形为何如此丰富？从布朗族所在地区的地形来看，他们多分布在海拔 1500 米左右的山区，交通十分不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布朗族人口流动频率很低，不少人一辈子都没离开过自己生活的大山。大山的阻隔使得不同地方的布朗语因缺少接触失去了趋同机会。此外，不同地方的布朗语还受到所在地不同强势语言的深刻影响。因此，各地的布朗语独自发展演变，形成了今日布朗语如此丰富的词形以及不同方言/土语之间的巨大差异。布朗语的这一语言现象启示我们，语言接触会促使不同语言产生不同程度的语音、词汇、语法的借用，逐步趋同；同一种语言的不同方言/土语之间若缺少接触，会使其产生分化，从而导致不同的方言/土语无法交流，逐步趋异。

布朗语“月亮”义词的词形分布见图 2。



图 2 “月亮”词形的地理分布

三 “月亮” 各类词形的来源

基于上文的分类和呈现，本节将逐一对每种词形的来源进行探析。

(一) A 系

khi²⁵³ 系，即词形是单音节语素 khi²⁵³ 或其变体，或以 khi²⁵³ 为构词语素的合成词。其

下可再分为 A1 khiʔ⁵³、A2 ɟaŋ³³、A3 pat⁵³、A4 maŋ³³ 四个类别^①。

1. A1 khiʔ⁵³ 类

(1) A1 khiʔ⁵³的来源及其存古形式

汉语的“月”指“月亮”，也指“月份”。布朗语“月亮”与“月（份）”义词的关系也十分密切。本文所调查的 36 个布朗语语言点中，有 10 个点的“月亮”与“月（份）”的词形一样，有 25 个点的“月亮”含有khiʔ⁵³词根。鉴于“月（份）”与“月亮”的密切关系，我们对布朗语“月亮”与“月（份）”义词所包含的 khiʔ⁵³ 或其变体的所有形式进行了收集、整理、归纳。根据不同点 khiʔ⁵³ 的语音特征，可把 khiʔ⁵³ 类词语分为 A1、A2、A3 三个类别。A1 类词根的声母都是舌根音，A2 类词根的声母都是舌面音，A3 类词根的声母都是舌叶音，A1、A2 类的下面又可分为多个次类。布朗语 khiʔ⁵³ 类“月”的语音形式见表 2^②，地理分布见图 3。据表 2 可知，khiʔ⁵³ 类的 10 种代表语音形式较完整地保留了khiʔ⁵³语素语音的发展演变阶段。

表 2 khiʔ⁵³ 类“月”的代表语音形式

月亮	A1-1 (ŋ)ghiar ⁵³	A1-2 ŋgial ³⁵	A1-3 gə ³³	A1-4 ŋkhir ⁵³	—	A1-6 khiʔ ⁵³	A1-7 kh/xia ³⁵	A2-1 (n)ɖhə ⁵³	A2-2 tɕhə ³¹	A3 tʃhə ³¹
月 (份)	A1-1 (ŋ)ghiar ⁵³	A1-2 ŋgial ³⁵	A1-3 gə ³³	A1-4 ŋkhir ⁵³	A1-5 ŋkil ⁵³	A1-6 khiʔ ⁵³	A1-7 kh/xia ³⁵	A2-1 (n)ɖhə ⁵³	A2-2 tɕhə ³¹	A3 tʃhə ³¹

从跨语言角度看，同语族佯语的“月亮”和“月（份）”均为 khiʔ(周植志、颜其香 1984:165)；德昂语的“月亮”为 plaŋ kier，其词根为 kier “月”（陈相木等 1986:125）。Sidwell & Rau (2015:350-351) 构拟的南亚语系“月亮”的词形如表 3 所示：

表 3 南亚语系语言“月亮”义词构拟形式

语言	克木语支	皮尔语支	孟语支	柬埔寨语	高棉语支	巴拿语支	卡都语族
词形	*kiʔ	*kaŋ	*kntuʔ	*khe:	*kheʔ	*khaj	*ksaj

依据表 2、表 3 以及佯语、德昂语“月亮/月（份）”的词形，我们认为布朗语的 khiʔ⁵³ 类与南亚语系的“月亮”有共同来源，其共同原始语词形的声母应为舌根塞音。

依据表 2 布朗语“月”的共时词形并参照表 3 南亚语系语言“月亮”义词的构拟形式，我们推测 ŋghiar⁵³ 为布朗语“月亮”的存古形式。从语音特征来看，带鼻冠音的浊送气声母是人类语言中比较少见且有特色的语音现象，其语音特征比较古老。在 36 个点中，只有忙蚌 1 个点的声母是带鼻冠音的舌根浊送气音 ŋgh^③。从地理分布来看，带鼻冠音的舌根浊送气音 ŋgh 的地理分布符合柳田国男提出的“古语残存于边境”的“方言周圈论”（洪惟仁 2013:28），也就是说语言的地理方言变异中，存古形式通常存在于边缘地带。双江县忙蚌寨就处于布朗

^① 除了 A1 类是由单音节语素khiʔ⁵³ 构成的单纯词，其他各类都是khiʔ⁵³ 或其变体与其他语素构成的合成词。

^② 为使行文简洁，本文用“月”同时指称“月（份）”与“月亮”。

^③ 忙蚌的 ŋghiar⁵³ “月”单独发音时，鼻冠音非常清晰，语流中鼻冠音一般会省略，发成ghiar⁵³，如 ŋai⁵⁵ghiar⁵³ “月亮”。

语的边缘地带，其地理分布详情见图 3。鉴于以上分析，我们认为带鼻冠音的舌根浊送气音为较古形式，即 $\eta ghia^{53}$ 为布朗语 khi^{53} 系“月亮”的存古形式。



图 3 khi^{53} 类“月”的语音类型与地理分布

(2) 从 khi^{53} 类看布朗语“月亮”与“月(份)”的语义关系

布朗族根据月亮 30 天左右的圆缺变化形成了“月份”的时间概念，后又经历了由“月亮”兼表“月(份)”的词义派生阶段。比如，双江县的令地、澜沧县的旧苦和芒洪、景洪市的昆罕、勐海县的关双、耿马县的芒糯、施甸县的哈寨和大中、墨江县的挖墨和好龙 10 个点“月(份)”与“月亮”的语音形式完全一样，都属于单音节的 A1 khi^{53} 类，同语族佤语的“月(份)”和“月亮”也都是 khi^{53} 。根据这种语义关联，我们推测布朗语也经历了“月亮”义派生“月(份)”义的过程。

当“月亮”派生出“月(份)”义之后，各点“月亮”的早期词形与“月亮”义、“月(份)”义之间的关系在不同点的表现不一样：比如旧苦的 ηgia^{135} 保留了早期“月亮”词形兼表“月(份)”义的特点，即现代旧苦的“月亮”与“月(份)”词形一样，都是 ηgia^{135} ；芒蚌的“月亮”和“几个月”的“月”都是 $(\eta) ghia^{53}$ ，而指称“几月份”的“月”却用借自傣语的 $n\grave{a}n^{353}$ ；

曼老和旺东的 $gə^{33}$ “月亮”派生出了“月(份)”义之后,就只表示“月(份)”义了,其“月亮”的本义则丢失了,并新造了词语 $maŋ^{33}gə^{33}$ 表示“月亮”,于是出现了“月亮”($maŋ^{33}gə^{33}$)与“月(份)”($gə^{33}$)词形不一致的现象。

36个点中,“月(份)”与“月亮”保留同一词形的点有10个,其余26个点“月(份)”与“月亮”的词形不一样,但其中有25个点的“月亮”词形包含“月”词根。这一现象说明,这25个点的“月亮”在派生出“月(份)”这一新义之后,人们为了区别“月亮”与“月(份)”这两个概念,另外新造了一个词形表示“月亮”,新造词中都运用了“月”这一词根,而原来的“月亮”词形则被“月(份)”义所占据。

(3) $\eta ai^{55}ghiar^{53}$ 的来源

忙蚌的“月亮”除了说成 $(\eta)ghiar^{53}$,还可说成 $\eta ai^{55}ghiar^{53}$ 。 $\eta ai^{55}ghiar^{53}$ “月亮”是布朗语固有词 ηai^{55} “眼睛”与固有词 $ghiar^{53}$ “月”构成的合成词。布朗语各方言中,只有忙蚌保留这种词形。忙蚌的“太阳”为 $\eta ai^{55}sɿ^{33}\eta i^{53}$, ηai^{55} 是“眼睛”, $sɿ^{33}\eta i^{53}$ 是“天”, $\eta ai^{55}sɿ^{33}\eta i^{53}$ 为“天的眼睛”。36个点中,有29个点的“太阳”字面意思为“天的眼睛”,同语系克木语的 $mät bri?$ “太阳”(陈国庆 2002:241)、京语的 $mat^8jəi^2$ (欧阳觉亚等 1984:127)“太阳”也用“天的眼睛”指代“太阳”。因此,用“天的眼睛”指代“太阳”具有跨语言的共性^①。但用 $\eta ai^{55}ghiar^{53}$ “月的眼睛”指代“月亮”却罕见,该结构可能是由 $\eta ai^{55}sɿ^{33}\eta i^{53}$ (天的眼睛)“太阳”通过类推产生的词语。我们所调查的36个点中,只有忙蚌1个点用“月的眼睛”指代“月亮”。南亚语系的其他语言,以及邻近的景洪傣语和芒市傣语也都没有“月的眼睛”这种词语构成方式。

2. A2 $ʒaŋ^{33}$ 类

A2 $ʒaŋ^{33}$ 类词的第一个音节都是 $ʒaŋ^{33}$ 或其变体,义为“牙齿”,第二个音节为 khi^{35} 或其变体,义为“月”,如A2-1 $ʒaŋ^{33}khi^{35}$ 、A2-2 $khaŋ^{31}khi^{35}$ 。因此, $ʒaŋ^{33}$ 类都包括“牙”和“月”两个语素。从构词理据来看, $ʒaŋ^{33}$ 的本义为“牙齿”,人们由牙齿在口腔中排列的“弯弯”形状联想到弯弯的“月亮”,这里运用了形状隐喻造词。A2-3 $xaŋ^{45}khi^{45}paŋ^{35}$ 的构成为“牙+月+亮”。这里同时运用了“形状”和“明亮”两个特征造词。从语素的来源看, $ʒaŋ^{33}$ 类“月亮”的构词语素都是布朗语固有语素,形成“固有+固有”或“固有+固有+固有”结构。

从地理分布来看, $ʒaŋ^{33}$ 类主要分布在布朗方言区的南部,包括 $ʒaŋ^{33}$ 、 $khaŋ^{31}$ 、 $xaŋ^{45}$ 三种变体形式。其中, $ʒaŋ^{33}$ 分布在勐海县的南东、曼迈兑、章朗、曼夕四个点, $khaŋ^{31}$ 分布在勐海县的曼峨一个点, $xaŋ^{45}$ 分布在勐海县的章家一个点。

3. A3 pat^{53} 类与 A4 $maŋ^{33}$ 类

A3 pat^{53} 类的语音形式包括 $pat^{53}tche^{31}$ 、 $pat^{33}tʃhə^{35}$ 、 $pa^{53}tche^{31}$ 、 $pa^{31}tche^{33}$ 、 $pa^{53}tʃhə^{33}$ 等,首音节语素 pat^{53}/pa^{31} 都是“亮”义,第二音节语素都是“月”义。因此,A3都是由“亮+月”构成的“形+名”结构合成词,突出月亮“明亮”的特点。从来源看,A3 pat^{53} 类的两个语素都是布朗语固有语素。从分布看,A3 pat^{53} 类分布在永德县的大寨、甘塘、石门、忙平、落阿洼等乌方言语言点。

^① 刘宝俊(1999)、吴安其(2017:420-421)、鄢卓、曾晓渝(2019)等讨论过阿尔泰语系、印尼语、壮侗语族、南岛语系、南亚语系以及藏缅语族用“天的眼睛”代指“太阳”的现象。吴安其(2017)认为喻“太阳”为“天的眼睛”是古南岛文化的遗存,鄢卓、曾晓渝(2019)认为是“古代沿海南岛语系与侗台语族接触后留在侗台共同语中的底层词”。

落阿洼的 $pa^{31}t\check{c}he^{33}$ 除了表示“月亮”义，还兼表“向日葵”义，该词由向日葵的圆形引申出“月亮”义。此外，落阿洼还用 $pa^{31}pa\eta^{33}lai^{53}$ 指称“月亮”。

A4 $ma\eta^{33}$ 类只有 $ma\eta^{33}g\check{o}^{33}$ 一种类型。 $ma\eta^{33}$ 与克木语的 $m\check{o}\eta^{33}$ “月亮”（陈国庆 2002:241）以及莽语的 me^{35} “月亮”、巴琉语的 mai^{13} “月亮”（吴安其 2017:434）词形相近，应该是同一来源，该类“可能是‘夜里的太阳’的省略说法”（吴安其 2017:434）。 $ma\eta^{33}g\check{o}^{33}$ 是固有语素 $ma\eta^{33}$ “月”与固有语素 $g\check{o}^{33}$ “月”组成的合成词，属于语义重叠构词法。A4 $ma\eta^{33}$ 类主要分布在拉瓦方言区的双江县忙嘎、澜沧县打滚、景谷县旺东、勐海县曼老等语言点。除了 A4 的 $ma\eta^{33}g\check{o}^{33}$ 包含 $ma\eta^{33}$ 语素，D3 $mu\eta^{55}mu\eta^{55}$ （忙嘎）也包含 $ma\eta^{33}$ 语素的变体 $mu\eta^{55}$ ， $mu\eta^{55}mu\eta^{55}$ 运用的是语音重叠构词法。

（二）B 系、C 系、D 系

B $n\check{v}n^{33}$ 系包括 2 个次类。其中，B1 中的 $n\check{v}n^{33}$ 是“月”， $le\eta^{31}$ 是“亮”。金平傣语的“月亮”为 $lo\eta^{55}v\check{a}n^{55}$ ，德宏傣语的“月亮”为 $l\check{a}n^{55}$ ，芒市和景洪傣语的“亮”都是 $le\eta^{53}$ 。因此， $n\check{v}n^{33}le\eta^{31}$ 的两个语素可能都借自傣语，形成“借傣+借傣”结构；B2 $n\check{v}n^{33}lian^{31}$ 是借自傣语的语素 $n\check{v}n^{33}$ “月”与借自汉语的语素 $lian^{31}$ “亮”组成的合成词，形成“借傣+借汉”结构。勐海县的结良除了把“月亮”说成 $n\check{v}n^{33}le\eta^{31}$ ，还可说成 $n\check{v}n^{33}lian^{31}$ 。

C $va\eta^{55}$ 系可分为 2 个次类。其中，C1 为 $va\eta^{55}va\eta^{55}$ 类。忙平的“月亮”除了称为 $pa^{53}t\check{f}h\check{a}^{33}$ ，还可称为 $va\eta^{55}va\eta^{55}$ 。 $va\eta^{55}va\eta^{55}$ 的构词语素是借自汉语的“弯”。从构词理据看，该词依据初月“弯弯”的形状特征命名。当地汉族称呼月亮为 $ye^{33}lian^{55}$ ，而说不说 $va\eta^{55}va\eta^{55}$ 。所以，忙平布朗族用 $va\eta^{55}va\eta^{55}$ 指称“月亮”是当地布朗族借用汉语语素 $va\eta^{55}$ “弯”自创的词语。

C2 $lian^{55}pa^{33}pa^{33}/pa^{33}pa^{33}lian^{55}$ 。梁子的“月亮”为 $lian^{55}pa^{33}pa^{33}$ ，曼老的“月亮”除了说成 $ma\eta^{33}g\check{o}^{33}$ ，还可说成 $pa^{33}pa^{33}lian^{55}$ ①。

从构词语素的来源看， $lian^{55}pa^{33}pa^{33}$ 和 $pa^{33}pa^{33}lian^{55}$ 都是由借自汉语的语素 $lian^{55}$ “亮”与借自汉语的语素 $pa^{33}pa^{33}$ “粑粑”构成的合成词，形成“借汉+借汉”结构。曼老的 $pa^{33}pa^{33}lian^{55}$ 与梁子的 $lian^{55}pa^{33}pa^{33}$ 的区别只是语序不同。虽然梁子的 $lian^{55}pa^{33}pa^{33}$ “月亮”和曼老的 $pa^{33}pa^{33}lian^{55}$ “月亮”的构词语素都来自汉语，但这个名称词却是当地布朗族的自创，不是直接借用当地的汉语方言（当地汉语方言称“月亮”为 $ze^{31}lian^{55}$ ）。从构词理据看， $pa^{33}pa^{33}$ “粑粑”的形状通常是圆形的，与满月时“月亮”的形状相似，这里运用了形状隐喻造词，而 $lian^{55}$ “亮”是根据月亮“明亮”的特点造词。所以， $lian^{55}pa^{33}pa^{33}$ 和 $pa^{33}pa^{33}lian^{55}$ 是同时根据“月亮”的“形状”和“明亮”两个特征造词。

D<其他>系的词形在 36 个点中的出现频率都很低，基本只在个别点使用。这些词形根据语音特征可分为 5 个次类。其中，D1 $ntsh\check{o}^{55}mo^{33}$ “月亮”的词形只分布在邦协 1 个点，布朗语的其他方言、傣语、其他南亚语系语言中未发现该类词形。从来源看， $ntsh\check{o}^{55}$ “月”和 mo^{33} “圆”都是布朗语固有语素， $ntsh\check{o}^{55}mo^{33}$ “月+圆”是根据月亮的“圆形”特征所造的词。

D2 $mu^{53}thiau^{35}$ 只分布在勐海县勐冈 1 个点。 mu^{53} 是“银子”，人们由“银子”的“银色”联想到月亮清冷的颜色，于是借用 mu^{53} “银子”指称“月”， $thiau^{35}$ 起衬音作用，无意

① 虽然拉瓦方言梁子、曼老“月亮”中的 $pa^{33}(pa^{33})$ 与乌方言的 pat^{31}/pa^{53} 发音接近，但两者没有关系。首先，含义不同。梁子、曼老的 $pa^{33}pa^{33}$ 是“粑粑”的意思，乌方言的 pat^{31}/pa^{53} 是“亮”的意思。其次，两者来源不同，前者借自汉语，后者是布朗语固有词。

义。因此, $\text{mu}^{53}\text{thiau}^{35}$ 是根据月亮的颜色特征造词。

D3 $\text{mu}^{55}\text{mu}^{55}$ 已在 A4 中讨论过, 这里不再赘述。

D4 $\text{k}\eta^{55}/\text{ke}\eta^{33}\text{m}\text{ok}^{55}$ 和 D5 $\text{lo}\eta^{53}$, 目前我们还无法考证这两类词的来源。

四 结 语

本文对布朗语 36 个点“月亮”义词的语音形式、地理分布、语素来源、构词理据等进行了细致的分析, 得出以下认识:

1. 从布朗语“月亮”义词构词语素的来源看, A khi^{53} 系中的构词语素都是布朗语固有语素, B nyn^{33} 系的构词语素包括借自傣语的语素和借自汉语的语素, C $\text{va}\eta^{55}$ 系的构词语素都借自汉语, D 系的多数构词语素是固有语素, 部分构词语素来源不详。因此, 布朗语“月亮”的构词语素包括布朗语固有语素、借自傣语的语素、借自汉语的语素, 形成“固有+固有”“固有+固有+固有”“借傣+借傣”“借傣+借汉”“借汉+借汉”等构词结构。从构词手段看, 有重叠、派生、复合、类推等。

据统计, 36 个点中有 5 个点的“月亮”只用借词, 固有词“月亮”已失传。其中, 西双版纳州帕冷、结良、班等、帕点 4 个点只用借自傣语的 $\text{nyn}^{33}\text{le}\eta^{31}$ “月亮”, 耿马县的梁子只使用借自汉语的 $\text{lian}^{55}\text{pa}^{33}\text{pa}^{33}$ “月亮”。

2. 从 khi^{53} 系中“月亮”与“月(份)”的词形、词义之间的关系, 可知布朗语的“月(份)”义是从“月亮”义派生而来的。

3. 从构词理据看, 布朗语“月亮”义词包括以下四种造词类型。(1) 依据月亮的形状特征造词。具体又可分为两小类: 第一类为根据满月时月亮的“圆形”特征造词, 包括运用“向日葵”的圆形隐喻造词(如 $\text{pa}^{31}\text{tche}^{33}$ “向日葵; 月亮”)、运用月亮的“圆形”特征造词(如 $\text{ntsh}\text{o}^{55}\text{mo}^{33}$ “月+圆”); 第二类是依据初月“弯弯”的特征造词(如 $\text{za}\eta^{33}\text{khi}^{35}$ “牙+月”、 $\text{va}\eta^{55}\text{va}\eta^{55}$ “弯+弯”)。(2) 依据月亮的颜色特征造词。如依据月亮清冷的颜色所造的词 $\text{mu}^{53}\text{tiau}^{35}$ (银子+~)。(3) 综合运用两种特征造词。如 $\text{xan}^{45}\text{khi}^{45}\text{pa}\eta^{45}$ “月亮”是由“牙+月+亮”构成的, 这里同时运用了初月“弯弯”的特点与月亮“明亮”的特点造词; 同时依据满月的“圆形”特征与月亮“明亮”的特征造词, 如 $\text{pa}^{33}\text{pa}^{33}\text{le}\eta^{55}$ (粑粑+亮)、 $\text{pa}^{33}\text{pa}^{33}\text{lian}^{55}$ (粑粑+亮)、 $\text{lian}^{55}\text{pa}^{33}\text{pa}^{33}$ (亮+粑粑)。(4) 类推造词。如忙蚌的 $\eta\text{ai}^{55}\text{ghiar}^{53}$ “月亮”即是通过类推方式创造的词。

参考文献

- 陈国庆. 2002. 《克木语研究》, 北京: 民族出版社.
- 陈相木、王敬骝、赖永良. 1986. 《德昂语简志》, 北京: 民族出版社.
- 何冬梅. 2024. 《傣语“水牛”音变的地理分布及其历史来源》, 《普洱学院学报》第 2 期.
- 洪惟仁. 2013. 《插入与包抄: 语言地理分布的发展类型》, 载曹志耘主编《汉语方言的地理语言学研究》第 23-30 页,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黄绮烨. 2016. 《汉语方言“蟑螂”一词的地理分布研究》, 《从北方到南方——第三届中国地理语言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 71-83 页, 北京: 科学出版社.
- 李道勇. 1984. 《中国的孟—高棉语族概略》, 《云南民族学院学报》第 3 期.

- 刘宝俊. 1999. 《比较词源学研究四例》, 《民族语文》第 2 期.
- 欧阳觉亚、程 方、喻翠容. 1984. 《京语简志》, 北京: 民族出版社.
- 王文敏. 2020. 《临高语“村”的地理语言学分析》,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第 3 期.
- 王文胜. 2005. 《“蜘蛛”的地理语言学研究》, 《丽水学院学报》第 1 期.
- 吴安其. 2017. 《亚欧语言基本词比较研究》,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鄢 卓、曾晓渝. 2019. 《壮语“太阳”的地理语言学分析》, 《民族语文》第 4 期.
- 颜其香、周植志. 2012. 《中国孟高棉语族语言与南亚语系》,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岩田礼. 2009. 《汉语方言解释地图》, 东京: 白帝社.
- 周国炎、王跃杭. 2020. 《布依语“鼠”义词的方言地理学研究》, 《贵州工程应用技术学院学报》第 5 期.
- 周植志、颜其香. 1984. 《佤语简志》, 北京: 民族出版社.
- Sidwell, Paul James and Felix Rau. 2015. Austroasiatic comparative-historical reconstruction: An overview. In Mathias Jenny and Paul James Sidwell (eds.), *The Handbook of Austroasiatic Languages*, Vol. 1, pp. 221-363. Leiden and Boston: Brill.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and Word-form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Words for “Moon” in Blang

CHEN E

[Abstract] The word “moon” constitutes a fundamental or core lexical item across human languages. Based on data from 36 Blang variety spots, we demonstrate the distribution of lexical forms for “moon” through maps, and analyze the variant forms and morp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se words, employing geolinguistic methodologies. Key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four primary lexeme series are identified, including khi?⁵³-series, nɲn⁵⁵-series, vaŋ⁵⁵vaŋ⁵⁵-series, and the series of other individual items; in terms of patterns of motivation for word formation, lexical constructions reflect conceptualization of the lunar shapes, luminosity and chromacity; from the origins of morphemes, Blang “moon” terms involve native Blang morphemes as well as morphemes borrowed from Dai and Chinese languages, thus forming words featuring structures such as “native morpheme + native morpheme”, “native morpheme + native morpheme + native morpheme”, “borrowed Dai morpheme + borrowed Dai morpheme”, “borrowed Dai morpheme + borrowed Chinese morpheme”, and “borrowed Chinese morpheme + borrowed Chinese morpheme”; the word-formation strategies include reduplication, derivation, compounding and creation based on analogical reasoning.

[Keywords] Blang dialects “moon” geolinguistics

(通信地址: 650504 昆明 云南民族大学文学院)

【本文责编 胡鸿雁】